

讀四書叢說

五



讀論語叢說卷下

東陽許謙

先進第十一

孝哉音

此章本稱閔子騫之孝首以孝哉字冠之下句即指上孝字而言  
蓋父母昆弟主於愛言其孝或有私意至於眾人皆言之而無  
間則信能盡孝矣集註添友字恐於本意為多

顏淵死章

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子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棺  
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鬼神章

集注死生人鬼一理言二主氣言



生者屬陽死者屬陰知陽之生則知陰  
之死此一說也 陰陽之氣聚則生散  
則死知其所以聚而生則知所以散而  
死又一說也此是即始而見終



人思之理一也能盡誠敬以事人方動  
得人故盡誠敬以事鬼亦格得鬼此是  
因此而識彼

衛子侍側章

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於父山奔魯魯哀公二年靈公卒而蒯聵之  
子出公立晉趙鞅納太子于戚十五年太子入國與婦孔悝劫  
其子孔悝盟之登臺子路往仕孔悝為魯宰悝召之而子路入  
曰太子焉用孔悝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太子下  
石乞孟壓擊子路以戈擊之而死蓋子路之入欲救出孔悝使  
其不預父子相爭之惡若孔悝果得下其臺子路必與之同出矣

而已固不顧其國事子路公曰孔懼之食故為孔懼死尔其死由義也其過却在不當仕衛也血太子居戚前後十四年矣子路欠知之明今既仕于其家遇難而死自是正道夫子之早料之正以子路勇於有為而欠見如精尔

### 長府章

疏金玉曰作希帛曰財

### 由之瑟章

人心善惡邪正皆於樂聲可見善聽聲者聞樂即知人心如荷蕢聞夫子擊聲而知聖人有心於天下鍾子期聽伯牙鼓琴而知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隣人鼓琴知有殺心之類子路剛勇其瑟聲亦有剛強氣象故孔子言奚為我之門謂與已不同也以人而不仁如樂何章然看見意思

### 師與商章

集注言二子處指季而言子亦取才高意廣是欠收斂子貢篤信謹言是欠充擴好為苟難想候狹隘是其效也

語說下

二

又而及之專說過猶不及一句非指二子而言也

此章集注以道以中庸為至一句為主方說得上面過不及意明不然則是子張之才德過一而子夏不及子張矣故過中失中歸於中要提起中字說

### 柴也愚章

金先生謂曾子在孔門年最少而與三子並言此曾子初登門時也揚氏謂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此聖人之本意蓋唯曾子聞聖言即就曾用功誠馮淳厲期於必得故後終有聞一貫之唯則曾純化為明睿矣彼三子未能力變其質或者為終身之偏執

集注知不足而厚有餘以意釋愚字引家語以證之耳非柴平生之行止此也家語記五事皆是厚有餘其足不復影不徑不實二事之間則有知不足之意

吳氏謂通下章為一章然前四人以質言後二人以孝言也庶乎對億中變空對質殖顏子惟庶乎所以樂天至於變空而不顧子貢唯不受命故但能信事而已

踐迹章

人雖有好資質志於孝方可入聖人之室然其實既善雖不循前人軌轍自然不為惡但未至聖人之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張子之言本此言有諸已則善之著者意脉自亦不蹈於惡生來不蹈惡自善字上生來

聞斯行諸章

夫子非教冉有不必稟父兄之命稟命自是常礼正恐冉有過義當行者不能勇為不蓋行事須是有决断志在必行然後稟命而即行若見義前卻自無主見不勇為則非父兄使之也稟命之意即在聞斯行諸之中

集注約之於義理之中中字重讀

畏匡章

國語繁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之族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檀弓亦曰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亦事之如一之意古人皆是如此但師有不同服勤至死亦謂授道以成其德者孔子之於顏子豈與他師弟子可同日語不唯顏子以此自處而孔子亦以此信之孔子正恐顏子不知夫子安否而誤死故有吾以女為死矣之言蓋夫子周流天下從車必多觀孟子後車數十乘可見前後必不能相續連行匡人之圍顏子必相失在後不在圍中故夫子解後恐顏子不知而猶致死故也

語說

三

使子羔章

前章集注謂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此章又言質美而未孝蓋質美則厚有餘未孝則知不足其意一耳

使子羔章

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孝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厲蓋此章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千乘之國以地實出車數而言當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况有山林川澤城郭道塗只當三分加一若以封建常法言可謂大國矣而子路曰攝乎大國之間則此猶小國也蓋自黃帝時天下

國後漸漸吞併至湯時二千餘國至武王時會孟津尚八百諸侯而武王又封建親戚功臣為國多矣東遷之後併吞猶甚小者漸大當時齊秦晉楚其地或至千里故千乘之國誠小國也千乘之國地大事殷固自難治而攝乎大國則此弱彼強為其所檢制而事有不在於己者為尤難也興師挾則傷人殺人妨農費財鉅饒則窮困流離轉死溝壑二者乃將危之勢難而又難者也子路僅為政三年便有好勇知方之效可見大材已豈管仲之比哉

有勇知方是衣食足教化行蓋務農積穀使民有以仰事俯育然後教之以軍旅教之以道藝有勇則可以禦侮安人知方則能親上死長三年之間其效之速而大如此

二子才學固不及子路然見夫子哂子路故其言愈下冉有猶欲治國公西華止言為相耳尤不敢以重事自任

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厲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玄則其色也志者有所期而可必至之意固非已行之事也聖人之問正欲知

四子之自期者三子之對正與聖人之意相當亦各自言其所必可至者尔曾點乃無所志於事未然而不可必得者但於只今便得為者言之於春時而服已成之春服童冠之人或七或五無拘於長幼多寡之數沂水擊壤地近即可至景勝可以遊浴者莫春事也風者遊息之意也至於詠而歸則以其習中所意發於歌聲以優游涵泳其自得之意則其安分樂天與物為春人我無間氣象藹然可見三子所言雖其所能之實事只是事為之末尔與曾點高下自不同故曾點所對雖非聖人所問本意而聖人自深許之也

雩祭名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其形如龍謂建巳之月龍星見時天子雩五精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五精帝謂靈威仰赤熒惑怒含樞紐白招拒汁音光紀五人帝謂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百辟卿士古勾龍后稷之類又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集註下見曰會眾觀曰同周禮般見曰同般即眾也改般為眾避諱也但周禮有殷規曰視又一礼也此則易見為觀不知如何

然淵亦見義諸侯四時見天子之名曰朝宗親遇特見  
期諸侯有不順者王將征之則於朝覲之時別爲壇於國外  
諸侯而命事焉此時見曰會之禮也如王十二歲不巡狩則六  
服盡朝禮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此殷見曰同之禮也  
浴盥濯也後漢書三月上巳祓除宮民繫於東流水上除去宿垢  
疾蓋於水上祭而盟手畧前雁其衣以寓潔清之意自古風俗  
如此非裸而浴也

三子之言是盡其才用曾點之言涵容則廣蓋點止就目前日用  
行事上說便有如此氣象若居別地位則便有別事爲所至處  
皆是天理故點該得三子之言而三子不能及點之趣集注自  
有以見夫以下至隱然自見於言外雖是就其已言者形容而  
其未言者固可想見其氣象也  
曾點見趣甚高而行不掩本註朱子以見字冠之  
程子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亦以其物各得所意上描畫然但謂  
之氣象而不可謂之事業  
子路若遠爲國以禮便是堯舜氣象禮是天理自然之節即文達禮

則見物物有則而應物處莫不循其道而行之不可措一毫私  
意於其間則氣象非堯舜乎  
因文第一條是揚三子第二條當作三節看一節言曾點三子若  
之撰以上揚之特行以下是抑之二節言子路等所見者小具  
抑三子三節子路以下又是揚子路第二條第四條皆是揚曾點

### 顏淵第十二

#### 顏淵章

非聖人性之者則皆有物欲之蔽但有淺深之不同尔故孝者必  
須消磨物欲然後可以復其性蓋天地生物理爲之主人之一  
身心爲之主人人心本全具天理者也天下事物萬變不能皆善  
心爲事物所感則欲生私欲天理漸昏理與欲二者在人心常  
相消長理明一分則人欲消一分欲長一分則天理消一分孝  
者但要究明天理屏去私欲若欲盡理明應事接物件件適中  
即是全体之仁

克己是非禮處勿視聽言動復禮是合禮處則視聽言動皆

字實愚之樞機然須先下格物工夫知何首為禮何者為孝此方可到此地步顏子平日格物工夫已至故聞夫子之言便一力承當

克已復禮是開說四勿是合說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言一日之間接事應物能盡克去己私皆復還天理則天下之人聞者見者皆許之為仁蓋應事合乎天理之公則同有是心者誰得而間之極言其効之速而其大亦非謂一日為仁天下之勢便盡歸之

此章全以禮字代仁字蓋仁以理言恐難捉摸辨認故以天理即文之禮為言仁即天理之公禮即天理之節文本非二物也身之接於物者事事合乎節文而無一毫私偽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即為全体之仁

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但視不是見得聽不是聞得聲色雖自外來而視之聽之却在我所以制於外則養其中四者皆同四箴序制於外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謂心之全体於動處事事是當則

語錄下

六

是養於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四勿仍是孝者事故顏子就此用功而至於三月不違養之熟則化矣

四箴序四者身之用也由中而應外制外以養中謂視聽言動四者是身之接物處皆是心為之主心之動而外應之當外動處制之以禮乃所以養其心而全乎仁也蓋仁是心之德故主於心而言意專在制外上由中一語特明其當制外亦如此看本自無病余先生乃曰由中應外聖人之事制外養中乎聖人之事此是兼非禮勿三字看蓋程子本引四全句說來則四者身之用也一語亦總繳四全句如此讀下則由中應外一語為說聖人又自是一般理趣即如云由仁義行儘自好由是觀之讀書者不可不具眼

視箴每兩句內外自對說首四句雖兩節內外却是一串說下重在操之有要一語蔽交兩句言其所以當制制之兩句正是工夫後兩句是效驗

四箴平觀之若親切而聽緩細玩其文意則聽重而視輕蓋視箴



止言其中迂聽歲乃曰遂亡視言心聽言性心以知齊魯性以  
理言知竟有迂猶可挽回天理若亡則不足以爲人矣蓋目之  
所及者有限耳之所接者無窮聽雖主於聲而凡係乎言皆屬  
聽讀書爲孝得之於簡冊傳聞者皆聽類也若於事物之來應  
之或差猶可改也至於孝問之差爲心術之害遂至於亡其性  
則不可救藥矣聽言之邪正其可畏也如此

### 仲弓章

視聽言各指一事動則率一身而言故動箴兼心說謂內而心之  
動外而身之動皆出於正表裏如一則天理流行若但強制於  
外而動於中者或未盡善則病根不除未爲得也此即慎獨工夫  
上兩句敬以持己中兩句恕以及物下兩句敬恕之效驗孟子謂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恕勉即是仁行仁須自恕起  
集注謹獨二字是此章之骨子蓋有謹獨工夫然後能如見賓承  
祭能敬然後能恕則敬是恕之本下一條即此意而言之詳

### 司馬牛問仁章

首篇三章問仁而所答不同三入之才有高下故也顏子見理已

明故告以全体其言直捷簡要用子未及顏子故教之行恕若  
執亦便是仁司馬牛多言故只就他病處說言認是行仁之一  
端緊要在爲之難上言爲行表人若易其言則所行必不能盡  
理然只是教顏子非礼勿言一節

###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者樂天故不憂勇者果決故不懼必其平  
日言行忠信所以內省不疚而自然無憂懼

### 司馬牛憂章

司馬牛桓魋之弟桓氏蓋宋桓公之後別爲向氏世爲宋司馬故  
爲司馬氏桓魋兄弟五人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頌子車及牛不  
知牛與子頌等兄弟之次初宋景公避向魋後魋之寵害於公  
公將討之魋先謀公請享公以日中爲期家僮盡往私家甲兵  
之備悉往享所公知之命皇野召左師巢與之誓而共伐之遂  
攻桓氏子頌告魋欲入攻公于車止令勿入魋遂入曹以叛曹  
人叛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罔而適齊後魋再奔  
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

無兄弟之言蓋雖未叛之前逆料兄弟之必叛也

內敬外恭固是善德敬又須是無間斷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才間斷便不是主一恭須是近礼恭而不近礼則勞而徒招辱能盡二者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皆字太泛故先儒以為病

### 子貢問政章

夫子所答民信本言其效所以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觀在中間子貢析而為三正欲知信與食兵何者為重蓋兵食有國者必不可無而民不信又不可以立國三者相權孰重孰輕故以為問夫子亦隨其問而答之而信者人心所得天理之固有非如兵食自外來故至死不可去

夫子初答民信固以效言制田里薄賦斂使以時則食足比什伍飭車甲時簡教則兵足只此二者之間信已在其中况食之飽居之安然後教化可行而事得施信於民則民無不信於上矣民之信本於上之先信也故集註以然後教化行五字補於上曰不離叛則又信後之效也子貢以二本一效列而為三非強

語義下

析之也固在聖人語意中夫子最後之答則又推信字之本而極言之謂此實理人之固有失之則不若無生此亦兼上下言之前民信之信則後信字之一義也

### 棘子成章

此章質文正是說辭氣威儀之間然又自有兩層意發於辭氣威儀有尚質尚文之不同此一意也如語錄使一箇君子與魯賈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此則又是以德為本而發為辭氣威儀之文章者為文此又一意也

子貢之言亦夫子彬二之意而集註謂其有失者蓋二章雖皆以文質對率而夫子有野字史字所以集註上言鄙畧下言誠不且鄙畧但少脩飾尔誠不足則亦虛浮之弊語中自有輕重子貢則兩言無輕重之分而又力反子成之說故有失

看來子貢雖言文質相等又只是主文意思多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以為無文故無辨雖曰無文故無辨然虎豹之鞞豈果與犬羊之鞞無辨哉

齊徵章

年饑用不足金先生謂兩下問者是也蓋哀公固以財不足將加賦為問然年饑則不可加賦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將何以處之乎故曰如之何加之何者使於二者處之當也有若對曰血徹則極本窮源之論也蓋當時三家擅國而魯君無民雖賦什二而不入於公室私家富而公室貧徹法果行則民之田賦既有定制等而上之士大夫知君各有定分而公室所入者多矣制既定則量入為出一舉先生之制行之安有用不足之理救民之困濟國之貧無過於此哀公不悟其意反以賦少為言故再對專告之不可加賦而已

周代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同溝而無公田都鄙用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於公田百畝內各賦與八家二畝半使之為戶播種時居之公田共分二十畝與八家所存止八十畝八家共治公私田八百八十畝鄉遂同溝之人都鄙同井之人皆通力合作計畝自收凡耕種耘刈皆共治之欲其用力均也收成之時溝中將千畝所得之穀井中將八百八十畝所得之穀皆於十分中取一分納於公家餘九分則溝井之人各均分之徹通也謂通計溝井之所收而分之也此所謂周家什一之法魯自宣公以來既收什一又於私田之中收其什一是謂什二

語說

九

崇德章

鉤是人也以我愛惡之故甚至欲其生死有命豈能欲之是固惑矣鉤是人也其有欲其生者有欲其死者何曾中紛紛如是而有何損益於彼哉豈不感之甚者

齊景公章

陳完者陳厲公之子也陳宣公殺其大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完奔齊齊桓公使為工正完生緹緹生湑湑生頊無是為陳文子文子生無字是為桓子皆事齊莊公無字生乞是為僖子乞事景公行施於民景公卒而立幼子荼田乞為亂荼出奔魯乞立景公庶子陽生是為悼公而使人殺荼陳乞專政卒子恒代立是為成子其後悼公遇害立其子壬為簡公陳恒復為亂簡公而立平公恒之後二世至太公和篡齊國擊即陳子

問仁知章

虞廷聖賢之臣固多而獨言皋臯陶者蓋大禹終受帝禪此下惟臯之德取優舜命禹總師而禹之所讓惟臯及帝贊之則曰臣庶罔或干予正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於此正見得不仁者遠意思

盡心以告之固美矣又必所告者盡善可也雖誠心以告而所言未達於理則反有害於仁乃欲朋友之從是賊夫人而已

文會友章

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子路第十三

子路章

集注分行與事是開說下句則總兩事俱要無倦語錄曰橫渠云必身為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此是合二句作一串說下各有意味

語說下

十一

季氏宰章

先有司赦小過宰賢才集註意作三節說或問有一家只就有司上說大意謂既先有司則有小過當赦有賢才當奉通釋推此意謂赦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宰賢才故非常之人可以自見此說元委曲詳盡

誦詩章

交與國令下民莫難於辭令有命出於國中則可集眾長較是非脩飾而成如鄭國為命草創潤色之類至於出使則一人一時應對而國家之榮辱係焉故曰專對必季詩而能之也

魯自衛之政章

魯國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衛詩淫亂之風豈魯之比今而魯國之政乃與衛同此夫子所以歎也

首有用我章

其言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立

一言與邦章

先生從通釋是字絕句而幾訓近

禮記

理勝為直父子相證則背天理絕人倫得為直乎

子貢問士章

第一節兩事似不能盡為士之道然行已有恥一句自可以包君子之凡集註志有所不為其包亦廣宗族鄉黨材孝弟是有恥中兩事尔故曰本立而材不足者謂本之立則未能盡行己之全也

狂狷章

集注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志極高守有餘皆過也行不掩知未及皆不及也因各人之才激厲其不及而裁抑其大過則合於中道

憲問第十四

問耻章

邦有道居位而無道可行尸位素餐為可耻邦無道貪祿苟位不能明哲保身亦可耻

語說下

十一

克伐章

克伐怨欲皆是仁之病能知其病而禁其不行固亦難矣仁之體則未見也原思所言病在行字上不行則病根尚在於心未除又則病根未免發見故孔子但許其難而不許其仁仁則心全天理而無私四者皆私也

懷居章

君子見義則遷懷其所居之安則不能遷義

南宮括章

夏禹崩子啓立啓崩子太康立夏都河北安邑太康十九歲渡河而畋至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太康于河南而自王夏故都河北之地窮國名后君也羿窮國之君也羿在堯時善射其子豷亦善射皆名羿稱帝夷羿夷羿之姓氏也太康不得歸河北居於河南太康二十九歲崩弟仲康立十三歲崩子相立八年羿恃其射不脩民事其臣寒浞使逢蒙射殺羿寒國名浞其國君之名浞因羿室而生澆豷王王即后相遂滅夏相之后妃名緡

有仍仍忘父母之田也明年生子少康少康四十歲舊臣共立之而滅寒浞及澆殪浞任角反澆五子反澆音駘君子不仁章

君子固志於仁然仁以全体言存於心無一毫之私應於事無不當於理方得其全君子之心有一毫不在則非全体之仁所謂不仁者指一事而言也

### 愛之章

愛之能勿勞大意上之親下忠焉能勿誨大意下之親上如愛子弟則使之供洒掃應對之職以勞之方可謂之愛如忘於君有過則諫方可謂之忠若然愛而不勞反害之也盡忠而不諫反陷之也

### 公叔文子子章

不言笑取當時過稱文子也然謂之不猶是一偏之行公明賈對以時然後言笑取却是時中之行但所言太過不得其真孔子與人為善不明言其非但曰其然豈其然而疑之

### 防求章

語說下

八十三

魯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嫡子庶子公鉏居長而武子愛幼子紇欲立為後訪於臧孫紇此紇即臧武仲武仲為之立紇為後是為季悼子孟氏惡武仲而季氏愛之孟莊子有長子名秩子名羯其御豐點好羯及孟莊子有疾豐點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以公鉏因臧氏而不得立故豐點許之報讎而成其事孟孫卒公鉏立羯為孟孫後孟氏因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臧孫聞之孟氏將葬借人除道臧孫使人助之而使甲士從己而觀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攻臧氏武仲出奔邾既而歸防使來告於魯曰紇非能為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其兄臧為為臧氏後武仲遂奔齊此事按左氏或代以它語為直意

武仲既出奔當去魯國今尚留防邑請立後而辟邑若朝廷不為立後則必據邑以叛是要君也

### 晉文公章

晉獻公太子名申生庶子名重耳夷吾獻公嬖驪姬驪姬之子名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譖申生重耳夷吾申生自殺重耳夷

出奔獻公薨大夫荀息立奚齊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之及荀息秦人納夷吾是為惠公後惠公卒秦人納重耳是為文公

文公之為公子而出奔也過衛曹二國皆不禮焉過宋齊楚三國皆厚禮之當時宋曹衛皆附楚又文公立宋背楚親晉楚伐齊圍宋齊宋求救於晉晉伐曹衛欲以解宋圍衛侯出晉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界宋人楚將子玉使宛春告晉師曰請復曹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侯拘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之田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與晉戰楚師敗績如不正救齊宋而伐曹衛私許曹衛田而執宛春以怒楚此等處皆文公之博議言之甚詳

齊桓公伐楚責之曰尔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獲寡人是問其辭意皆正

桓文平日行事不止此就各事皆可推此章夫子就桓文以校其正譎桓公行事亦有未全正處但正處多而比文公不同爾

語苑下

十四

### 桓公殺公子糾章

桓公子糾皆襄公之子時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小白奔魯及無知弒襄公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至雍廩殺無知小白自魯先入是為桓公魯亦以兵納子糾是時小白已立遂與戰魯兵大敗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與管仲為友遂脫其囚薦於桓公而為相子路疑召忽管仲皆子糾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恐是未能全心德之人故有是問然管仲之為人雖未得為仁其相桓公思澤及人乃有仁人之功故夫子重言如其仁以深美之

### 管仲非仁章

子路之問重在不死子貢之問重在相桓公蓋桓公為兄而出於齊難未作之先子糾為弟而出於無知弒君之後無知弒君子糾在內當討賊報讎而畏死出奔已為齊之罪人及雍廩已殺無知桓公已正君位子糾方入以爭國則子糾猶齊之賊也管仲雖子糾舊臣今輔之爭國亦為非義齊君赦管仲而用之亦無不可而管仲不當以桓公為讎故夫子但稱其功而美之

以匹夫匹婦之為諒指召忽者非也此言管仲自信其才足以有為而其事可以不死故全其生以圖後功既而果有霸功之效則是其相拒也不害其仁矣豈如小人之無才而守小信死不得其所哉子貢之問元不及召忽而匹婦又豈可指召忽而言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 衛靈公無道章

仲叔圍即孔文子祝鮀佞而免於世王孫賈專衛權即問與靈者三人本非賢者而其才各有所長靈公用之各當其才所以不喪國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意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

### 子路問章

朱子曰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若行必有大禍驪山固是不可行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其實雖不失為愛君其言則欺矣南軒曰若忠信有所不足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為欺也饒雙峯曰自家好色却諫君勿好色自家好貨却諫君勿

誣

十一

好貨皆是欺君朱子之意謂諫君不能敷暢詳明而欲君必行已說則言失之大過是為欺君南軒之意謂有所為而諫是為欺君此皆就當諫之際用功雙峯之說則工夫在平日至諫君而見李者於二說皆當存心

### 隱伯玉章

集注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即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意謂年自五十九至六十更一年則德又進而化於理心既能化於理則自然竟五十九年之非但化之為言則又與上五十而知去年之非者愈進矣

### 思不出位章

范氏物各止其所之說所包甚廣下文君臣上下大小特率其大者爾究其極當如通經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之說方備

### 吾子道者三章

通釋有是三三者則非本心之正而易失其守故君子以無之為貴其意蓋曰仁智勇三達德固君子之道而聖人常自以為無



焉而不有其德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之故如此他人則唯聖人之智仁勇而不知聖人之操心若此也如此恐於夫子自道也一句意順

### 不患不已知章

集注此章凡四見孝而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欲其自反而和人之賢否里仁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欲其自反而求可知之實此章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兩章意同語異皆欲反而自脩之意聖人屢言之丁寧孝者不可務外

### 驥章

集注德調良也調謂習熟而易馴良謂順服而不蹶齧

### 報怨章

怨有大小如君父之讎怨也兄弟交遊之讎亦怨也有以不善及於我身者怨也意氣之加言語之失亦怨也於讎之當報不當報則據理以直待之或問言之詳矣若小怨非有殺身之讎或與其人相遇而共事則隨今之事怨之不可提起前日之怨而

語說下

十六

置輕重於其間集注愛憎取舍四字包括大小皆盡且如我當進退人才之任而所怨者在下位則當視其功罪而升黜之至如當議論人才評品德藝雖不係重輕一言之發亦以其實言之及愛憎取舍不以怨故著一毫私意於其間所謂直報之也聖人言報而以德然對孝者蓋君子之心正欲不存私意私意不存然後應事各當若應事有高下則或公或私是兩心矣前日報怨此心也今日報德亦此心也以德報怨心固厚矣而報德乃與報怨同是反薄也得於彼則失於此得於此則失於彼心而有二得為君子乎故夫子不許

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注仁當作民謂是寬愛己身欲苟息禍患之人也

### 莫我知章

莫我知也夫意之之詞也知我者其天乎雖意之而實決辭也當於不怨天不尤人下孝上達三語見承上莫知接下知我之意須將不怨不尤在莫知之前非謂人既不知而不怨不尤不怨不尤與下孝皆莫知之由而上達則天知之實此意當細會

與子聲音

集注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褊衣涉水曰揭褊提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可厲則厲可揭則揭各隨事宜意謂天下可以行道則行不可行道則隱今天下既無道孔子不隱而猶周流天下為不識時宜夫子謂荷蕢可謂果決於忘世哉又言人若但欲決然去世亦無難矣

諒陰章

集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廡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茨寢苦枕塊常處此中諸侯亦為倚廡而如以圍幃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闇讀如鷓

脩己以敬章

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孝而至於聖人始終皆在此君子惟以敬自脩己而已至於臨事亦發於敬安百姓之事雖大皆以敬行之若無敬則中無所主事皆不成堯舜聖德魏二亦心敬而已

語說下

六一七

堯舜猶死諸者謂堯舜雖聖德而天下之廣豈能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意謂堯舜聖之極矣而尚或未能全敬之用况孝者而可不務於敬乎子路言如斯而已有不足之意故夫子極言敬之大者

脩己以敬一句敬字重下脩己兩句敬字亦在其中

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夷俟章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搗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親者母失其為親也故者母失其為故也或問謂夫子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壞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壞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 衛靈公第十五

## 一貫章

集註第四篇以行言此以知言四篇言吾道字道是行意故曰以行言此章就多孝而識之上說來故曰以知言曾子篤實力行子貢明敏博學故夫子與之言不同如此然孝者須知得然後行得

## 無為而治章

聖之盛德而在民上下民感而化之天下自然平治不必有作為夫子獨稱舜者蓋舜即天子位承堯治平之後如平少土誅四凶之類皆在堯朝故舜即位之後無所事為但恭己正南面而已所以比他聖人尤不見有為然恭己之容惟聖人為能盡爾

## 子張問行章

子張問何以得行於外夫子惟教之脩其在己者則自然可行言行君子之樞機謹此二者脩身之事備矣聖賢千言萬語皆是二者節目

註說

十八

子張恐有時或違夫子之言故以所教之言書於大帶以體參前倚衡之意

子張請問者三孝干祿問達問行皆務外之意夫子皆教之以自脩以此觀之孝者但有一毫求人知之心便全不是了孝亦必不能成若但一向以為善為己分內事只管低頭去做孝自能進德自能成人自會知道日能行

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為之用以懸佩在裳上衣內衣上加以大帶用繒為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衣之帶是也

集註鞞辟辟音關開也鞞開如前驅攔約人向外自兩傍視之則為近裏此蓋當時洛中方言

## 史魚章

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謂同僚將為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甯殖謀放弑伯玉行從近闕出其合以

礼乎

## 子貢問為仁章

集註賢以事言是大夫有才德而見於行事者仁以德言是士積道積德而自脩者

為邦章

顏淵才大故夫子教之治天下之事以虞夏商周四代禮樂以授之治天下亦非此四句而已提其大綱則他事皆可推度隨時合宜

夏正之說大意見子張問十世章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專以北斗之兩為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月建即指之意也指子為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為丑月是十二月指寅為寅月是正月

周冕之說其冕旒之數見於前麻冕章其章服之數則自黃帝制衣服而大子衮冕之服十二章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畫於上衣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綉於下裳至周時升日月星辰於旗上天子之衮冕則十二旒十二玉服則惟九章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畫於衣藻一粉米二

語說下

二十九

黼三黻四綉於裳鷩冕則九旒旒亦十二玉服七章以華蟲為首而繪四於衣綉三於裳鷩冕七旒旒亦十二玉服五章以宗彝為首而繪三於衣綉二於裳希冕希、凡、反五旒旒亦十二玉服三章以粉米為首繪一於衣綉二於裳玄冕三旒旒亦十二玉服一章惟綉黻於裳亦凡衣皆玄裳皆纁玄黑色纁淡黃色其諸侯之五冕大略在麻冕章

龍畫為二龍一青一白白升上青降下衮即龍也山畫二山形華蟲雉也亦名鷩為雉形火畫火光之形宗彝祭宗廟之彝器凡宗廟之彝六其一畫虎其一畫龍今於衣上畫虎彝雉彝各一虎雉皆物義即毛也藻為水草形粉米如粟米堆積之狀粉白色也黼白與黑色也以白與黑二色同成斧形黻青與黑二色為兩已相背亞其義則龍取其變化又升降陰陽交泰之象山取其鎮重華蟲取其文章火取其明宗彝取其孝宗彝所以畫虎雉者虎取其義雉之形如猴兩鼻孔向上尾長而兩歧天雨時恐雨入鼻中則以尾兩歧塞其鼻孔取其知今畫於衣只是取其事宗廟之彝藻取其潔米取其養人斧取其剛斷黻取其

向善背惡

名衮冕為起於龍也鷩冕始於雉也毳冕始於羆物之屬鷩冕希刺也刺音七惟一畫兩綉絲多故曰希玄冕為止有一章與玄同也

鄭衛二國之樂皆淫邪亡國之首也而夫子獨言放鄭聲者絕其尤甚者也文公詩傳言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則鄭之淫有甚於衛故夫子獨絕之

集註周人飾路以金玉周禮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註以金玉飾諸末謂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以金玉飾之

遠慮章

人無遠慮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凡案前以時言之人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即在頃刻間

義以為質章

遇事先裁度合理決定行了行時却把節文行去又欲以遜順之道行出成之必在誠實盡此四者方成君子先以理處度合義

了方可行故曰義以為質然要知義須先窮理此章只截定自行上說知又在此先

巧言亂德章

集註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婦人之仁不能忍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暴言君子行事當為即為不可優游不斷然又須沈潛縝密不可輕於果決不能審此二者則敗大事

終日不食章

思以理言孝以事言不於事上孝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孝則殆者也

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所謀者唯欲明道耳不謀食也况貧富貴賤莫不由命謀食未必得食也故曰耕也鋤在其中孝本所以謀道而深造乎道者自有得祿之理存其間故曰孝也祿在其中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知及之章

知及之是知此理仁守是心存此理能行之而不為私欲所蔽

知以知言仁以行言雖得之必失之兩句却就知上說謂雖知此  
理而行處不能守之則併其所得者亦失之矣  
所重在於知仁能知而能行之莊蒞動禮皆守之事

### 季氏第十六

類史章

註四分魯國禮大國三軍上公之國也次國二軍侯伯之國也魯  
實侯國本止二軍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宿為政作三軍與叔孫  
穆子豹孟獻子蔑三分公室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  
氏取子弟之半昭公五年季武子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祿之去公室章

集註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  
定凡五公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威子凡四世而為家臣  
陽虎所執蓋至孔子時不但公室衰大夫之家亦衰而陪臣疆矣

語說

二二一

### 祿去公室五世圖

魯隱公

春秋之時諸侯尚知有王

桓公

諸侯漸不知有王

莊公

齊桓公始霸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

閔公

齊桓公

僖公

齊桓公後有宋襄公初霸不成晉文公霸

文公

晉襄公

宣公

魯文公卒公子遂殺子惡及視立宣公祿始去公室

成公

晉楚爭霸

襄公

季武子始專魯政晉悼公復霸在昭定諸侯之大夫漸主盟會三家分晉皆莽皆衰中國無霸

昭公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齊有陳氏晉有六卿魯有三家

定公

大夫之家臣劫國命

哀公

### 政逮大夫四世圖

季友

季文子

行父季友孫

季武子

宿三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既而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季悼子

紇

季平子

意如魯昭公伐之不克出奔死於外平子專魯

季桓子

斯為陽虎所囚

三戒章

警書以血為陰而行乎脉之中為榮謂榮養乎身也氣為陽而行乎脉之外為衛謂衛輔乎血也二者周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然心則主乎血而志為氣之帥故知養其心則能制血氣而不至於亂聖人三者之戒亦惟擇其心而已

九思章

語錄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饒双峯云上三者是就自身說下三者是事上說視聽是一對色貌是一對言事是一對下三者疑思問屬知餘二者屬行

陽貨第十七

性相近章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天以此理賦於人者氣質之性人稟天地之氣以成人則有淳有駁有清有濁稟得清純者而生為聖賢稟得濁駁者而生為愚不肖若言天地之性即是理理皆是確無惡此章兼氣質而言人之初生之時性不甚相遠至於所習不同而後遠尔若得清者必好孝必至於聖賢得濁者好孝未已亦可至於聖賢濁者又不好孝則為小人即下所謂下愚是也清者若不好孝亦為小人之歸

武城章

在上人好礼樂則知愛人之道故能愛人在下人好礼樂則心和順知下事上之道故易使子游之絃歌意在於此夫子言割雞焉用牛刀喜之故以此言反以為戲歌詩而以樂和之則為歌徒歌曰謠絃歌以琴瑟和歌也先王之教禮樂雖各有其時而二者未嘗偏廢武城絃歌之聲聞於外則其孝礼可知矣故集注添入礼字說

公山弗擾章

孔子心不助畔人弗擾是畔人來召孔子弗擾之意欲迁善亦未可知或能化之為善亦有可往之理聖人道大德弘雖入亂邦必不為惡人所染見南子陽貨欲往弗擾佛肸之召此皆是待惡人處亂世之道子路不能曉故曉之然當弗擾之召時必有可以轉旋之機故夫子欲往而欲與周道於東方

子張問仁章

恭者不侮於人故人不侮之寬廣則能容眾故眾亦向之信譽則不為人所疑故人皆倚仗之敏速則不滯而疏通故行事有功有恩惠及之於民而民感之故可以使人聖人亦不過此五者但所至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耳故若能盡此五者則為仁

佛胎召章

聖人處世無可無不可無不可同謀之人亦無不可迁善之人故欲往子路但能有可有不可未能如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有此言孔子以堅白匏瓜曉之磨不磷方可謂之堅涅不緇方可謂之白若不能如此豈足為聖人

周南召南章

周自后稷始封數十世至文王辟國寔廣使周公為政於國中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南方之國從化至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餘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詩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周國在豐為雍州之地於地為西

語語下 二十三

色厲內荏章

北而德化流及於梁荆等州皆在雍之南故曰自北而南二南之詩皆脩身齊家之事故為詩之首篇而孝者必當孝之也

道聽章

厲是偽也荏是真也內欺諸心外欺諸人非穿窬而何  
本注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王文憲謂此德得於天者謂聞善不以去我之惡而但塗說於人則是迷其本有之德不知自修乃自棄其德爾爾圈外王氏引大畜象辭而曰塗說則棄之矣王文憲謂此德得於人者謂聞善則當積以成我之德今但入耳出口則不注於心矣是隨得隨失乃棄之也

民有二疾章

在於愚氣質之偏而為疾也肆廉且疾之未大害於義者也蕩忿戾詐則為惡矣

宰我問喪章

孝子之於親其情無有窮已聖人恐以死傷生故立三年之中制使賢者悅而就之則不肖者亦習止而乃宰我亦非故欲薄其



親真是自以心度之謂期年其哀已盡故欲短喪此明非有人章同皆是實有所疑而問

古人居喪初死水漿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能起三日而殯然後食粥不食菜果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脫經帶朝夕哭泣無時三月而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方卒無時之哭而朝夕哭期而小祥治食菜果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後方飲醴酒食乾肉復寢醴酒薄酒也乾肉滋味薄者也復寢入室中卧惟其礼如此其至故宰我疑以為如此一年哀戚已盡非謂如今日世俗居喪今世居喪與平常無異未滿三年也不見哀戚若服喪十年亦於事無相妨

### 君子尚勇章

此章君子子路問及孔子答以上義皆以德言下與小人對者乃以位言義理之勇君子之勇血氣之勇小人之勇子路平日好勇恐勇全是不好故有此問

### 年四十見惡音

孝者須是於少年氣血充精神全之時勇於為孝乃能有成至於

語說下

二十四

四十當立功業古人四十曰強而仕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此時正當從政治人之時若身不脩如何治得人於四十德不成無可取者而又且見惡於人則不復成人矣人才年高則神氣漸昏記性亦退精力不及故不能成德若壯年孝有所得了則雖老亦當溫習舊聞而求新得不可恃此說年高便不可孝或壯年皆未及孝於四十餘乃發憤好孝亦不妨亦能有所見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聖人此言只是教人及早孝耳

## 微子第十八

### 微子章

殷紂無道有敗亡之徵微子帝乙之元子知殷必至於滅亡恐遂絕其宗祀且始者箕子有勸帝乙立微子之事必為紂所疑紂惡之極必殺微子故箕子曰我舊云刻子於是遜于羗野意謂既不致其君有殺兄之惡若不幸而殷亡身在或可承其祭祀比干為少師以謂君有過臣當盡死以諫於是極諫紂怒之剖其心箕子為父師其諫固與比干同而紂偶未殺而囚之見比

干諫而死欲極諫之恐復被殺而稔君之惡於是伴狂而為  
微子欲免君殺兄之惡為愛其君以存宗祀為愛其親仁也此  
干殺身以盡其職為愛其君亦仁也箕子恐陪君於多殺諫臣  
之罪亦仁也三人用心處事雖不同皆是欲全乎心之德盡乎  
愛之理

### 長沮章

而誰以之以猶與也立不與之與作用字意以亦用也是與以二  
字可通互說

### 荷蓀章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至士哉譏子路  
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主於義今不仕則為無君臣義荷蓀使二  
子以礼見子路則是既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何可  
廢之此兩句最下也字之字相應蓋人倫君臣為大長幼在下  
既知其以豈可棄其大者乎欲自潔其身而亂君臣之大倫君  
子之所以仕者正欲行君臣之義尔當今天下道不可行我已  
知之然不肯終隱者恐絕君臣大倫之義也二義字一般重

語記下

二一五

道總五常而言義其一也道指天下眾人言義言自己也今日道  
不能使天下由之我固知之我之所欲行者在我之義尔我不  
仕則失我之義矣

此章舊點似細章旨若晦本但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作一讀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作一句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作一句便  
竟意明

集注性命之情孟子所謂四端出於性命之正者也决裂此情則  
所用者皆發於欲之私情也

### 逸民章

伯夷之父欲立叔齊即堅讓而逃其士心在於尊父命果得遂其心  
是伯夷不降其志處叔齊守嫡庶之常法其志在欲明尊卑之  
分果逃而不立是叔齊不降其志以武王伐紂為非諫之不  
從遂不食周粟而死是夷齊不辱其身也

此六人之德伯夷叔齊為最賈仲夷其次之柳下惠少連又次之  
前言七人後止六人不見言朱張者或是朱張之德無可稱或  
是失簡皆不可曉

大師擊章

亞次也飯食之也古者天子一日四曾用天子禮樂其禮必一日亦四飯所謂亞三四飯乃於此飯時主作樂侑食之官也不言初飯者或主初飯之官不他適也

子張第十九

士見危章

此為士之大節然論士之全体如孔子言行已有恥之類不止於此而子張言可已矣似乎大快故集註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又言庶乎其可皆有未足意

問交章

子夏之言太峻似不能容物然下孝者可以為法子張之言太寬謂於人何所不容必成德方可德未成而不擇友恐有友不如己者之失德已成而不容人則有沮向善之心但拒字太峻何所不容大寬孝者之始終皆所當戒

博學章

語說下

二十一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自是四事然博學而又須篤志於道志不篤則博學為泛濫問已切又須就近而思不就近而思則所問者不能以三隅反又一意博學又須切問篤志又須近思

百工居肆章

此章有兩意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孝方能致其道 又百工居肆須是成其事君子孝須是致其道

大德小德章

大小精粗無一不合於理方可謂之君子小德出入可也是子夏不求備於人然一向以小德為輕事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矣故吳氏云有弊

子夏門人章

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日懸空說就事上教故着實而德易成若懸空說得千言萬語至臨事時竟做不去小孝洒掃應對事也大孝正心脩身之類亦事也大孝事皆有至理存焉只隨事窮理然事有大小孝問有深淺教者須循序漸進不可躐等子游謂子夏門人之小子但教之下孝之事而不教大孝

之事子夏氣質篤實其教人亦皆務實其言曰君子教人之道以何者為先而傳之何者為後而不傳事之大小亦如草木以類而分別其大小瞭然在目前孝之淺者但可教他行下等事孝之深者則可教以向上事若孝而未有見識驟把大孝事教它曉不得行不得乃是誣罔他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可誣罔若曰小大事徹頭徹尾無不曲盡惟聖人能之

理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在故孝者皆當循序而孝之不可貪慕高遠而忽淺近如於近者淺者不先務則雖有得於高遠而有虛空斷絕之處於理之全体有虧矣故君子必循序而不可躐等也讀此章者須易失旨但見言游過矣四字便謂子游之言全非蓋子游但言門人雖知洒掃之末不即率大孝之本以教之子夏則言教之當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教洒掃之非而子夏亦未嘗言不教以太孝也集註以威儀容節與正心誠意對言則末專就事說本主就心說蓋大孝行之之目有八而誠意正心為本誠意正心固非小子所可進此即是先就事上令知其所當然而為之未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此古人之孝所以實而先

人語說下

二下七

後次序自不可踰集註如此襯貼說可謂極精而二子之意皆粲然可見

前段本註分經文本末字謂本大孝之事末小孝之事本注第一段兩本末字及圈外愚按下四本末字皆是以大孝小孝言但程子第四條兩本末却是以理為本事為末是其然末也所以然本也讀者試思之

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始終是釋始卒本末是闡前本末字謂聖人應事本末兼該前後如一非孝者可到也

程子後四條大率明事理一字洒掃應對是事形而上者是理慎獨則將應事之際存此理也精義入神只是明理之極此固是聖賢之能然洒掃應對之中其理之極處則亦至精之義也故曰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言從此事做將上去直可到聖人事此條全以事言正是本文本末兩字洒掃應對末也聖人事本也

陽春章

非謂末至在此也十六字作一貫讀

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與使之  
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享小享。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  
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  
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  
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  
無養則飢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之人。而有飢寒  
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為政。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  
而自喜。

### 子禽問音

集注。大。可為化。不可為此。是說聖人不可及。處非謂夫子自大。至  
於化也。所以下面着故曰字。

### 堯曰第二十

#### 堯曰音十

堯伊祁氏帝。摯之弟。年十五封為唐侯。年十六踐天子之位。居位

語說下

八二十八

七十載。故遜位于有德。於是四岳。舉舜命之。為百揆。此時洪水  
九年。舜即幸禹。平水土。堯七十三載。已八十九歲。薦舜于天。使  
攝天子之事。而命之曰。允執其中。一。百載。堯乃殂。落堯在位共  
一。百年。壽一。百十六歲。

舜姓姚氏。虞國名。瞽瞍之子。年三十歲。四岳薦之。於堯。為百揆。三  
十三歲。攝天子事。年六十而堯崩。服三年之喪。至六十三。即天  
子位。命禹為百揆。三十二歲。舜年已九十四歲。薦禹于天。攝天  
子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者  
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逸是也。為流於欲。故危。道心  
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是也。為欲所昏。故微。精則欲察。其  
人心道心之異。一則惟守道心而不移。此乃允執其中之法也。  
故曰舜亦以命禹。舜在天子位四十八載。而崩。與居攝共七十  
八年。一。百十歲。

禹姓姒氏。崇國君。鯀之子。舜幸之。於堯。平水土。為司空。三十二年  
而為百揆。又三十二年。而攝天子之事。又十七年。而舜崩。服三  
年之喪。而即天子位。在位八年前。後八十九年。

興滅國謂國已滅而再立其國繼絕世謂國雖存而君亡爲之立君  
五美章

因民之所利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違耕種之時使之衣食足  
恩惠自然及之不至廢其財擇可勞而勞如四時蒐狩捕逐盜  
賊皆是因民之事以道使之何怨之有凡人欲必至於貪財貪  
利若欲行仁便可以得仁非是貪無衆寡小大不敢慢但循理  
而行出於自然則是泰而非驕正衣冠尊瞻視不色莊人自然  
畏之但不可使人不可近如此不至於猛上人能教之不至於  
犯法則可不教之而至於犯法却刑之則是殃民凡斂賦稅起  
役之類當先出號令限定幾時期民自然去辦集號令不豫及  
期却便逼迫則害其民三者皆是急迫之惡出納吝是悠緩之  
惡上三惡重下一惡輕

### 不知命章

有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天理之命人得之以為性者也氣數之  
命人得之以為生死壽夭貧富貴賤者也此章命字蓋兼二者  
而言知氣數之命則利不必趨害不必避知天理之命則利不  
可趨害不可避

語說

二十九

## 讀論語叢說卷下



